

贝贝特艺术广场 艺术散文书系

视觉的人质

现代绘画札记

贾晓伟 著

SHI JUE DE REN ZHI

XIAN DAI HUI HUA ZHA JI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贝贝特艺术广场·艺术散文书系

视觉的人质

现代绘画札记

贾晓伟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视觉的人质——现代绘画札记/贾晓伟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3. 1

. (贝贝特艺术广场·艺术散文书系)

ISBN 7 - 5633 - 3783 - 0

I . 视… II . 贾… III . 绘画 - 艺术评论 - 世界
IV . J20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299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 - 64284815

北京管庄永胜印刷厂印刷

(北京市朝阳区管庄 邮政编码:100024)

开本:880mm × 1 230 mm 1/32

印张:8.5 字数:81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 ~ 7 000 定价: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记得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，伦勃朗的画作前——我第一次见到有人举着电话听筒样的东西拨动号码。起初我猜那是确定油画状况的仪器。低头听话的人，无疑是博物馆的安全或技术人员。出了博物馆，我了解到它是可供租用的画作解说器，根据需要，可以设定欧洲多国的语言。

1917年，卡夫卡写过一篇《皇帝的圣旨》的寓言。卡夫卡说到了一位在皇帝病榻前领受谕旨的臣民。皇帝为了让他听清谕旨的内容，示意使者对着他的耳朵又重复了一遍。这个圣旨的真正含意如何，今天恐怕也无关大旨——但这位使者却不知疲倦地奔跑了。他穿越一层又一层官阙，过了一道又一道门坎，即使没有任何人从台阶上拦住他，但“那也无济于事，下台阶他还得经过奋斗，如果成功，仍无济于事，还有许多庭院必须走过，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官阙……”这是几千年也走不出的迷宫。一个握着死者谕旨的人，面临着时间与空间的全盘错乱。

盲人摸象的故事家喻户晓。故事源自印度，大约当年的印度并不是到处都有大象的国度，否则，盲人不可能有如此多“惊人”的发现。在一种哲学里，大象被描绘成整个世界的化身。有人说，地球被大象坚硬的四蹄支撑着。

阐释绘画的人，可能就是讲解器、臣民与盲人的三重复合体。今天，讲解器仍在博物馆中被一遍遍回收并传递到新的游客手上；臣民在王宫内奔跑，乱了方寸；大象溜到盲人的世界之外，阐释者却不知身之何在。

阐释者作为中间角色的荒诞与尴尬，已预示了阐释的艰难。

但阐释者又如此重要，他与画家、观赏者之间构成了必不可少的三个支撑点。

一位好的话画者，在说出个人的视觉与世界相遇的独特性之外，还要说的就是视觉给予图像的意志力，以及图像从世界中独立存在的力量所在。

断 片

一旦我们剥离的躯壳，
允许一个高大的身影站立，
花朵突破轮廓，用香味把自己重新打制：
我们欢悦的影子踩着麦芒，
承担了砸碎自身的使命——蓝天，
只取麦粒，抛下我们流血脚掌
与躯壳对我们全部的限制……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1

第一编 夜廊下 1

夜与克利	3
有关克利	11
白昼中的克利	21
塞尚的终结意义	33
有关塞尚	37
蒙 克	43
蒙克绘画中的主题重复	51
蓝与金：凡·高绘画的颜色构成	59
安德鲁·怀斯的三幅作品	75
纯洁与克制的低语者	89
三个向度的勃鲁盖尔	91
图 像	99
从塞尚、克利到游戏的人	109

第二编 阳台上的游戏者 113

对德·契里柯《街上的神秘和沮丧》	
所做的一则解释	115
德·契里柯《放荡的儿子与有铜像的市政府》	
的寓意	121
软瘫的钟表与达利的舞蹈	123
德尔沃的女人体意味着什么	133
再说德尔沃的无奈女郎	137

杜尚事件及其意味	139
唐 吉	145
马克斯·恩斯特	147
哈林——问题青年与美国式神话	151
罗丹、毕加索的色情线描与淡彩画	155
弗拉芒克	159
杜 飞	163
康定斯基	167
蒙德里安	171
埃舍尔	175
德·库宁	179
记忆、梦与图像	181
勃拉克	185
米罗和马蒂斯	189
里尔克、绘画与阿波罗残躯	193
里尔克的《维纳斯的诞生》	199
海德格尔对凡·高绘画的阐释	205
法国人绘画中的“闲”	209
普鲁斯特笔下的一个人物的绘画观点	211

第三编 对保罗·魏先生的提问 217

后 记 249

图版目录 2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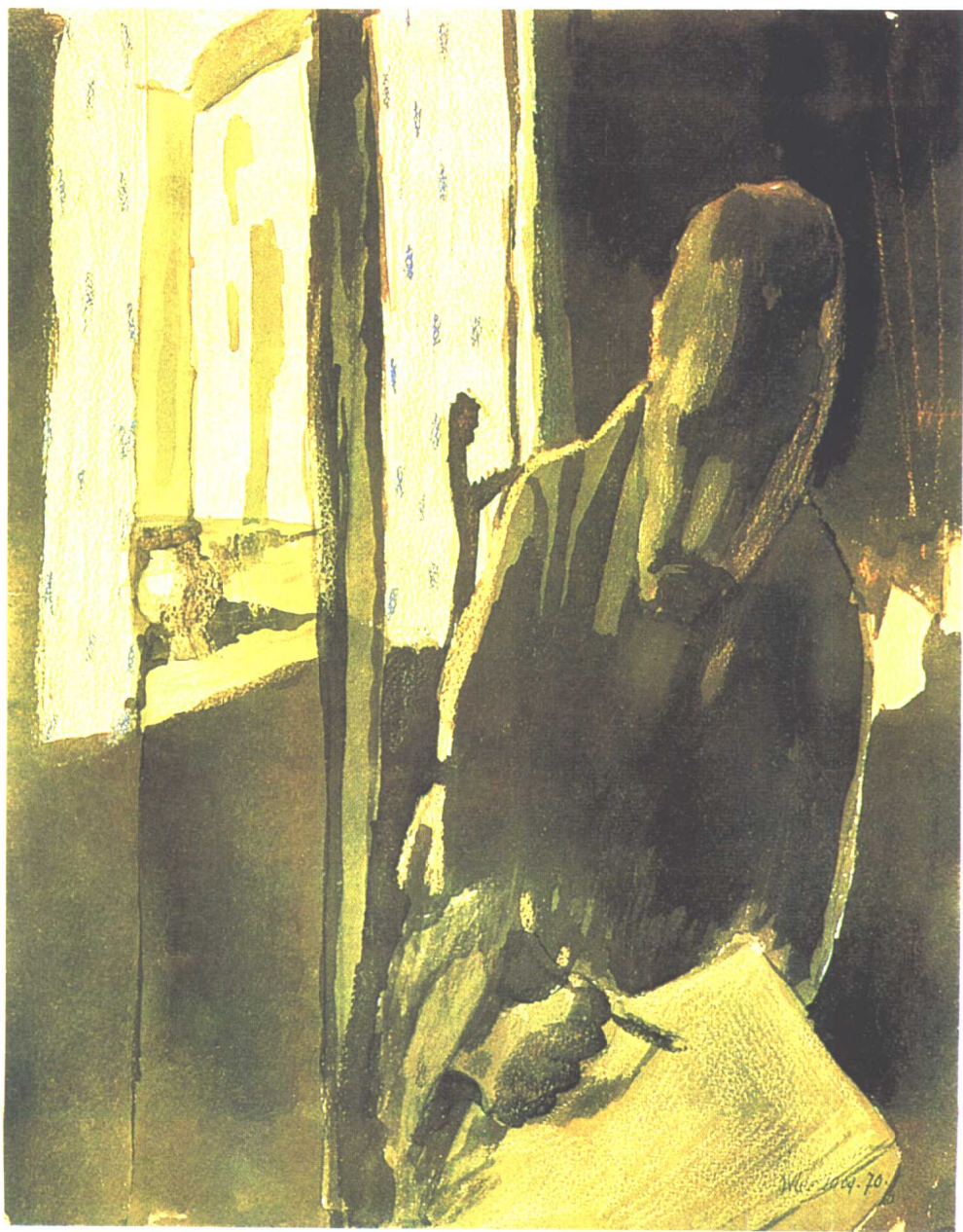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编
夜廊下

yè láng xià

夜与克利

克利是一个夜色里的人。他的绘画过程是一场熔炼：关于经验、视觉的提纯过程。我常常把他的绘画设想成一座投向夜空屏幕的投影仪——他绘画中的线条、色彩仿佛成了另外一种文明的符号。这里面有两个克利：一个是儿童的克利，一个是成年人克利。置放投影仪的是成年人克利。在他带有童稚色彩的画作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从黑暗里闪烁的光的线条，它们宛如克利的人性部分。鲜亮的色点与符号是童年克利就有的符号——这些符号必须由成年的克利提炼并再现出来。两个克利共有的是夜的背景。也就是说，成年的克利在画面的这一面，儿童的克利在画面的另一面。他是夜色的视觉炼金术士。

由他，我可以把西方绘画理解成两个传统：一种是英雄史诗般的“巨人”传统，一种是带有内敛倾向的个人传统。第一种传统是关于白昼的英雄们——与阿波罗神一道出没的化身，更接近光。这些画家的主题就是《荷马史诗》一样的主题。从文艺复兴到德拉克洛瓦，一直延续着这一传统。而另一支队伍则是从中世纪黑夜延续来的个人隐修的传统。属于黑夜的吟诵者，是与冥界的事物多少有关的群体。前者更接近人间，后者追求



克利 窗前的自画像

的是绝对。

克利的生平资料里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：一是他与母亲之间的关系，一是他对环地中海文化圈的兴趣。前者是他血缘中讳莫如深的地方，后者是他精神上的故乡(如北非等地的绘画传统)。克利的一生一直没有走到绘画界的前台来，无论是他做小幅画还是从事教学——他的个性(犹太人的个性)总显示出他的落落寡合的特征。有时我宁愿相信克利是一个视觉上的物理学家——一个在长期冥思里像牛顿重新掂量苹果重量的人。至少，视觉对于他不是一个现存的世界，而是一个等待求证的世界。如果想从克利几乎乏味的生平履历中寻找他“求证”的轨迹，只可能是失败——因为他已经自行抹掉了这些“求证”中的线索与印痕。在朝视觉深处行走的路上，克利原本朴素的个性特点，由于我们对他的特殊观察起了变化。至少，我们凭常识接触不到克利画作中的气息。或许可以说，克利的视觉艺术是一个自转的星系，至少与大地上的视觉不同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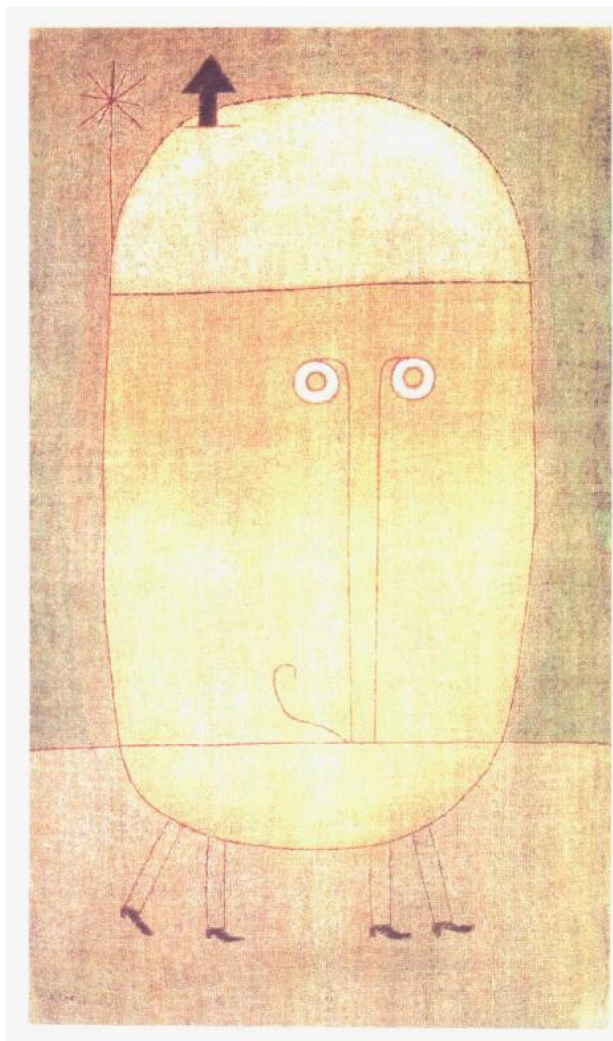
克利的气质是一个谜——他与我们之间缺少一个可以连接的环节——也许我们已夸大或扭曲了他的存在。他其实并未逃逸，只是不向你指引通向这里的道路。

一个画家不可轻易解释、确定，这可能就是他生命力的一种保证，一种保值的手段。不可解释，已经预示了我们所掌握的视觉知识并不可靠或是确切——我们的既定系统肯定有障碍。如果克利就是一个划定了与我们视觉若干光年距离的人，他或许只在某些时辰出现——阅读他的绘画必须

借助于确定的时间，不可轻易去看他的画作。我的感觉可能有些玄妙，必须清理出一个视觉的干净的场，才可以看他的作品。他让视觉产生难度，或使视觉成了一个新的变体。

“夜”与“克利”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与词汇连在一起，在于“夜”是一个深远的空间概念，“克利”是一个从人间飘起的名字或字符。关于克利的绘画技巧，是不值得过多注意的。他的迷人之处不是他画出了什么，而是“克利”——这个“他”与那个“夜”的视觉空间的关系。他敢于让事物的外形消失，已经是可怕的，但克利却变出了另外一些形体。我不知人在深处的视觉里是否感受到了一些物体的形状、色彩或是变化——它们被提升到画面中时，已经有了某些模糊、难以被视觉辨认的地方。克利的绘画的操作性极强，有摆布的痕迹——他的排列(比如色块)，就是一种排列组合式的命名，它几乎是与数学、化学、物理学以及色彩学混合在一起的东西。我相信克利的绘画有时是一种设定，或是一种视觉上的假说。他的绘画总让人想到一个支撑点，一个视力推动沉重事物的支撑点。克利的画之所以难以解释，还在于他表达的是与“记忆”有关的抽象概念。视觉在打开这个抽象世界时又在封闭这个世界。视觉既是表述者又是受伤者。因此，画面的平衡感是重要的——克利的“摆”就在于他努力设计这种平衡。他确定下一个视觉的场。这个场的重要性与画面所表达的一样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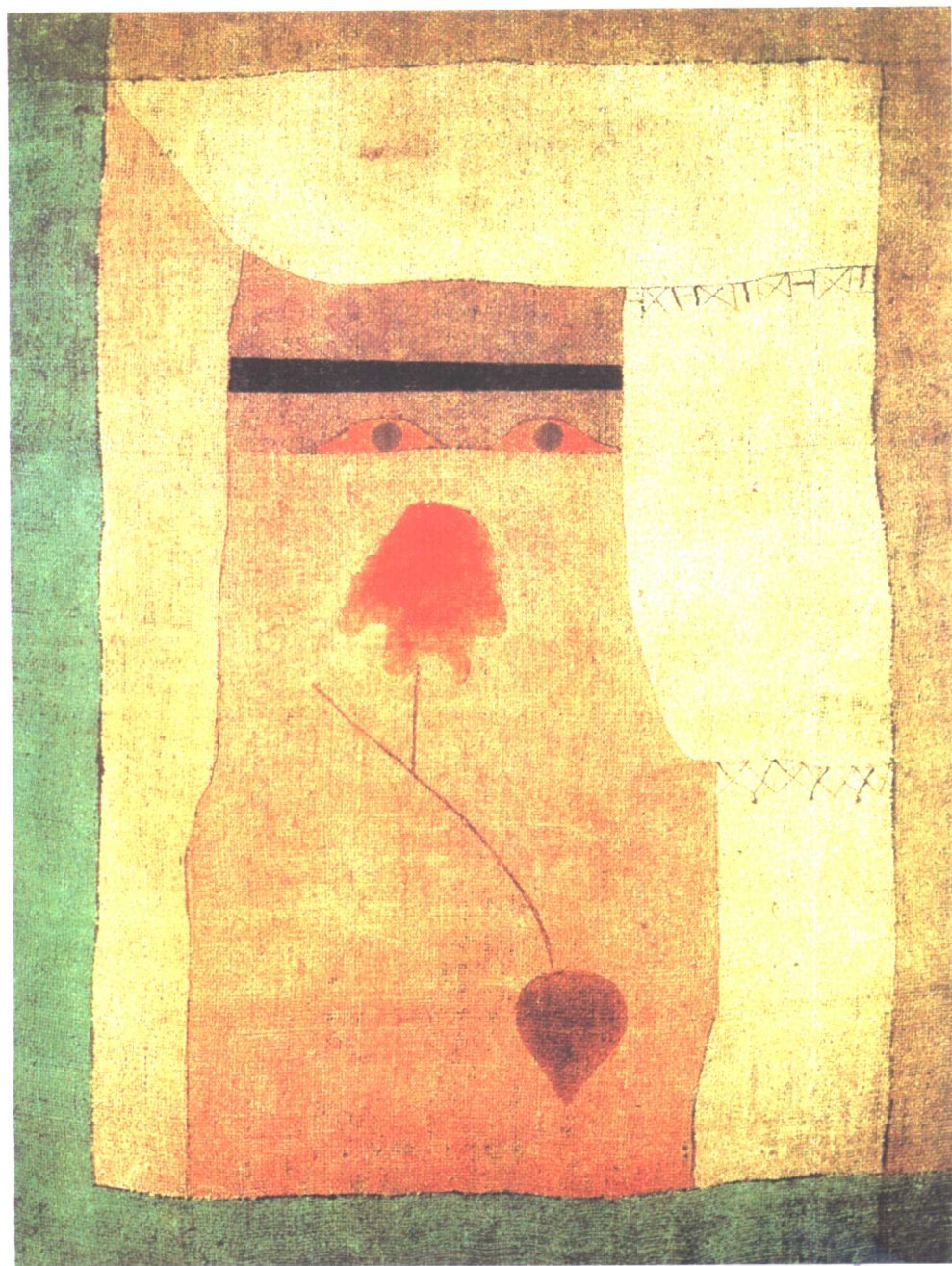
克利的幽默，与他在这个场中的操作感有关。他是从画面的空白中冥想着，从虚无之中逐渐让表现之物呈现。一个内心无比严肃的人可能有的就是危险的幽默。他的这种幽默是一个在深海里感到压强的人的幽默。这



克利 面具

种幽默是卡夫卡《乡村医生》、《审判》中的幽默。它具有极大的能量与摧毁性。一个雪夜骑马出行的人，以及时常被“助手”纠缠的人，都是让人笑不出声的黑夜的影子。这是“残忍”些的幽默。克利的一些画面，比如一个白脸小人，或是手持平衡杆做游戏的人，都是那可怕幽默里的图像。这种幽默人们不熟知。克利在紧张之中可能期待一张小丑的脸。他用小丑嘲笑自己。大约他知道，一旦他置身在冥思与绘画之外，他就是在世界上寻找平衡点的小丑。

克利 阿拉伯之歌



克利肯定是极度关注自我的人，况且他是用视觉。视觉本来是向外的过程，偏偏他向内里、向深处了。自我可能是深渊，也可能是夜，是无限。一个人的视觉从具体的物与人之中可以确定下一个符号系统。在塞尚的“水果”与“风景”里，在马蒂斯的“居室”与“女人”中，他们都从可寄托语言的地方陈述了视觉的奥秘。问题是克利从没对这些能辨认的物与人有兴趣。他关注的大约是物与人的抽象的聚合体——是属于共同的形与色的物与人。要找到脱离于具体依托物的符号系统，可能必须有疯狂相伴。克利画作的“沉闷”(有些画面)，就在于他的符号系统难以轻易确定，跳入了人们的眼睛。他取消了光，而且，他又不表现平面。他的画接近于一种可摸索的盲文字码。

在许多关于克利的书以及辞条中，对克利的解释都有大而化之的特点。因为人们只可以从克利所有绘画的集合体中大致确定下一个克利，但对于每一幅具体的画，难以评估。中国人可能与克利有相通的东西。他的图像观念与中国的哲学有相遇的地方。这个地方仅仅是在感觉上，如果加以确指，会失去它的意旨。这里面有“不可说”的东西。

克利的绘画是给少数人看的。他的每一幅画都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隐修室。对克利难以关注，或者说难以说出什么，不在于时代与人们错了，仅仅在于克利表达的意义，不是绘画上的意义。可以不把克利当作一名画家来看。他是视觉的再造者，有一点像创立十二音体系的勋伯格。过多地解释他就是克利式的幽默。绘画演变成一个视觉的里“黑洞”，它已不再是欣赏过程，而必须让观赏者不停地开凿，打通道路。他已让绘画无趣，甚